

<<一间自己的房间>>

图书基本信息

## &lt;&lt;一间自己的房间&gt;&gt;

## 前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儿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

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 名著。

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

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

多亏了各家老字号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作品十分丰厚，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和《黑暗的心》；随笔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 三个戏剧。

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

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

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

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无法在舞台上演出。

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

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

《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公认的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

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

萧伯纳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还创办“费边社”。

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

萧伯纳说，不，占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

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

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 长篇。

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若干章节。

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我们各选了其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

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

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特·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 &lt;&lt;一间自己的房间&gt;&gt;

两个中篇。

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

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

这里所选的两个中篇分别在八九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

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

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产生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则随笔。

随笔是英语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译得好的很少，只选了一篇。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随笔，从一个思想相对开明的知识女性角度，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被后来者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

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

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和《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和《警察和赞美诗》，等等。

名译。

“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大部分名译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

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

近几十年来，经过几代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留住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漂流记》，等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

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

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儿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

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语底子，尤其汉语。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

《马克·

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映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

《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

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一间自己的房间》、《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的译文简朴、清顺，更贴近原文的原貌，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

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

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

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

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

## <<一间自己的房间>>

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

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

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

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

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中的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

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苏福忠

## <<一间自己的房间>>

### 内容概要

弗吉尼亚·吴尔夫着力于女权主义运动,《一间自己的房间》从现实的生活环境谈到女人应当怎样才能独立、怎样才能平静而独立地思考,文笔细腻、机智风趣,是女性文学的传世名篇。

《一间自己的房间》适用于:女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

<<一间自己的房间>>

作者简介

贾辉丰，长期在联合国从事翻译，译作有《小妇人》、《这就是纽约》和《重游缅湖》等。译文忠实，流畅，颇见文采。

<<一间自己的房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 &lt;&lt;一间自己的房间&gt;&gt;

## 章节摘录

或许，各位会问，我们请你，是来谈女性与小说——这同一间自己的房间有什么关系。请容我做些解释。

得知大家请我来谈女性与小说后，我坐在河岸上，开始思索这几个字眼儿。

它们可能意味着谈谈范妮·伯尼；再谈谈简·奥斯丁；称颂一番勃朗特姐妹，连带勾勒一下雪中的霉沃斯寓所；说到米特福德小姐，不妨讲几句俏皮话，但对乔治·艾略特，就得抱有敬意；再提一提盖斯凯尔夫人，就算中规中矩了。

但转念一想，这几个字眼儿，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所谓女性与小说，可能意味着或者按你们的意思它应当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处境；或意味着女性和她们的小说；也许，它意味着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还有可能意味着三者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而你们是要我从这个角度做出考虑。

最后这个角度似乎最有意思，但当我真的如此来考虑这个题目时，才发现它有一个绝大的麻烦。

我将永远得不出结论。

我将无法履行在我看来讲演者的首要义务——在一小时的讲演后，说出一点纯粹的道理，让大家可以裹在笔记本里，一辈子摆到壁炉上。

我能做的，只是就一个小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而如此这般，大家将会看到，女性的本质和小说的本质这个大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我逃避了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结论的义务，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略加弥补，我想尽自己的能力向大家说明，我是如何得出关于房间和钱的这一种看法的。

我将尽可能完整和随意地向在座各位阐明我的思路，而它又是如何引导我想到这一点。

或许，一旦我将我的思想剖析清楚，大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背后的成见，其实与女性有些关联，与小说也有些关联。

无论如何，一个题目，如果众说纷纭——任何与两性有关问题都是如此——就难以指望能讲清楚道理。

你只能说明，你是怎样得出你现在的这番道理。

你只能让听众在看到你的局限、成见和倾向后，有机会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上，小说较之事实，很可能包含了更多道理。

因此，我打算利用小说家拥有的全部自由和特权，向大家讲述一个我来此之前的两天中发生的故事——面对各位交待的这个让我不堪重负的题目，我是如何来思索，如何出入我的日常生活，对它加以演绎。

不必说，我要讲述的事情并不存在；牛桥纯属杜撰，弗恩翰学院也是如此；所谓的“我”只是对什么人的方便称谓，并非实有其人。

我难免信口开河，但兴许会有几分道理夹杂其中；需要大家去伪存真，决定哪些部分值得留存。

如果我说的一无是处，大家尽可以把它整个丢到字纸篓里，再也不必多想。

那么，一两个星期之前，是气候和煦的十月，我（叫我玛丽·伯顿、玛丽·赛顿、玛丽·卡迈克尔或随便什么名字——这都无关紧要）坐在河岸上，陷入了沉思。

我谈到的女性与小说像道紧箍咒，加上需要对一个引起了种种成见和情绪的题目作出某些结论，这些都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我的两旁，不知名的灌木，或金黄，或绯红，流光溢彩，仿佛争抢着在热与火中燃烧。

更远处的河岸上，垂柳似有绵绵的忧伤，披拂下柔弱的长条。

河面由着性子，倒映出天空、红叶和小桥，学生荡桨穿出，劈开的倒影又合拢来，倒像是他从未出现过。

这里，人可以整日坐下去，沉湎于思想中。

思想——我这样来称呼它不免有些夸张——听任它的钓丝没入水流。

时间一分分过去，钓丝随着倒影和水草，东游西荡，在水面上时起时伏，直到——大家知道那种突然的拽动，一种想法在钓丝的那一端咬钩了，于是，你小心翼翼地将它拖过来，慢慢拉出水面？



## &lt;&lt;一间自己的房间&gt;&gt;

好了，不妨把这个想法摊在草地上，不管它是多么细小，多么微不足道。

是一尾小鱼，聪明的渔夫会把它放回水中，等它长得再大一些，有朝一日，成为盘中的一道美味。我不想拿这个想法来絮叨，不过，只要留心，大家还是可以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听出一些端倪。

我的想法，虽然细微，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质——将它重新收拾到脑海里，它立即变得不安分，膨胀起来；它奔突冲撞，这里闪现一下，那里闪现一下，激起思想的湍流和波浪，让人不得安宁。就这样，不觉中我已疾步穿过了一片草地。

突然，一个男人的身形出现在我面前，拦截住我。

男人穿了常礼服和笔挺衬衫，显得很滑稽，最初，我甚至没弄明白，他比比划划的是冲我而来。

他的脸上，纯是一副惊恐而又恼怒的表情。

此时，直觉而不是理性搭救了我，他是校役，我是女人。

这里是大学的赛马场，脚下就是跑道。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方能来此驻足。

我的位置是在沙砾路上。

这些都是瞬间转过的念头。

我转身回到路上，校役的双臂垂放下来，面部又恢复了以往的静漠，虽然跑道走起来要比沙砾路面舒服，但我也不能说受了很大委屈。

对这所不管是什么学院的研究员和学者，我唯一能够抱怨的是，为了保护前后给碾压了三百年之久的赛马场，他们搅得我的小鱼躲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想法，令我忘乎所以地擅闯禁地。

心绪的平和，像天上飘下来一朵云，因为倘若真的有心绪的平和，它就在十月一个晴朗的上午，绕牛桥的庭院或方庭而生。

漫步在校园里，穿过古老的回廊，现实中的粗鄙像是渐渐消退了；身体仿佛收缩在神奇的玻璃柜中，没有声音可以穿透，头脑与事实失去了一切联系（除非你想再次闯入赛马场），自由在地沉溺在恰与此刻合拍的漫无边际的遐想中。

不经意之间，飘忽的思绪牵扯出别人几篇旧日的随笔，讲的是在长长的假期里重访牛桥，引我回想起查尔斯·兰姆——萨克雷将他的一封信贴在前额上，无限景仰地说，圣人查尔斯啊。

确实，遍数作古的前人（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当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人们必定乐于对他这种人说，好吧，告诉我，你是怎样写随笔的？

在我看来，他的随笔甚至超过了马克斯·比尔博姆，尽管后者的随笔可谓完美，他的文章，充满恣肆的想象力，行文中时时爆发出天才的灵感，虽然因此出现瑕疵，不够精湛，却处处点缀着诗意。

兰姆或许是一百年前来牛桥的。

他当然写下一篇随笔——篇名我却忘记了——记叙他看到的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

那诗的篇名好像叫《利西达斯》，兰姆写道，诗中的每一个字，本来都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一念至此，他未免深深感到震惊。

想想弥尔顿还须改动诗中的字句，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亵渎。

这倒引得我去搜寻记忆中《利西达斯》的断片，自得其乐地揣摩弥尔顿会改动哪些字句，又是为了什么。

我忽然想到，兰姆看的那份手稿距我只有几百码之遥，何不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四方庭院，到那座保存了弥尔顿手稿的图书馆去。

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又想起，萨克雷的《埃斯蒙德》的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

批评家经常说，《埃斯蒙德》是萨克雷小说中最好的一部。

但就我的记忆所及，他在文体上模仿十八世纪，矫揉造作，不免限制了自己；除非十八世纪的文体对萨克雷来得自然而然——对此，只须阅读他的手稿，看看文字的改动是为了迁就文体，还是为了合乎道理，就可以得到证实。

但这样一来，你就得决定什么是文体，什么是含义，这个问题——不过，此刻，我已经来到了图书馆的门口，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门口立即出现了一位和善的绅士，满头银发，像守护天使一样，但却不是以洁白的翅膀、而是以一袭黑袍，不以为然地挡住了我的去路，他在挥退我的同时，低声

<<一间自己的房间>>

抱歉说，女士只有在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下或持有引荐信，才能获准进入。

.....

<<一间自己的房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